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起定公六年
盡十五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遨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
故危之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

疏仲孫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

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

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

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

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

之制也音義

為其于偽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長丁丈反大音泰見賢徧反治直吏反復扶

又疏

此仲至孫忌解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晋反疏之文也注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

之名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為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

平者實不太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案春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為

太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云唯有二名故譏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

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為宮涅之

屬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

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義鹹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

費重不恤民之應音義費芳味反下同疏注解云先是公侵鄭

鄭是也云城中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上年夏而於城中城之下言之

者蓋遂重者先言之故也云圍運者即
上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圍運是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

自救之役音義重直用反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疏春王正月公侵齊鮮云侵伐例

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而外犯疆齊故危之○公至自侵齊解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疆臣

之讎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

疏

注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為曹伯卒月是也故何氏分疏之

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頻頻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月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

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

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音義別

列疏

注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

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棗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

文勢與彼正同故此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莊六年傳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

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意與否若與大

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勞別之手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何氏云洮內地公與

赤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

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
今此書致故云使若得意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音義

靖才并反
本亦作靖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音義

濮音
卜

從祀先公

傳從祀者何疏

解云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謂之從祀故執不知問

順

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

從而去之疏

解云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

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是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

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

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

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

注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也

何氏之意以為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祫秋禘則不嘗而已

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禘同年時
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禘之年仍自乘上而
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禘同年矣至文二
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何氏云
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禘是從僖八年禘禘同年
數之即文二年為禘年文五年為禘禘同年又隨次
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禘同年矣凡為祭之法先
重而後輕禘大於禘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
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若
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失之矣桓八年
傳云春曰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
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則此
經何以不言從祭先公或言大事于先公而言祀者
見其相嗣不已長父常然故云言祀者無已長父之
辭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

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傳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

注解云哀四年傳云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也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

之陪臣為政者疏

注解云季氏之宰於國為陪臣而為政于魯故曰為政也

季氏

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

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

者舉遜君為重音義

惡音烏

疏

注季氏遜昭公解云
在昭二十五年秋

孟

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賤而毀其板注以爪刻其饋

斂板音義

迭大結反注同食音嗣下注迭食同賤五
多反下同斂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

以爪刻饋斂板也本或作毀誤疏注解云謂以指爪刻其饋器之
上斂藏衣物之板謂蓋板也曰

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音義

圃本又作甫同
布古反又音布

力能

救我則於是注於是時至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

虎之出也御之注為季孫御疏

解云至于日若時謂
至于某日如約之時

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云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於其乘焉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

世有女以為臣音義

乘繩證反下皆同女音汝

疏

解云於其乘馬者謂於其上車

之時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

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注為

季孫車右實衛之音義

從才用反下同

疏

注解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

諸

陽之從者車數十乘音義

數所主反

至于孟衢注孟氏衢

四達可以橫去疏

注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

通四出是也

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極也見二家迭食

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

使下車音義

墜直類反極章藥反

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注極

馬銜走音義

駮本又作檄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

而由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

幾中季氏賴門閑故著門音義

射食亦反著直略反注同莊本或作嚴亦

音莊幾音祈中于仲反

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

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

注甲公至帥也

解云即下傳云既駕公傲處父帥師而至是也○二家至起兵解云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

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音

義

弑音試下同卻去略反本又作却說本又作稅始銳反又他會反注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

疏

解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弑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卻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或曰弑千乘之主注時季氏

邑至於千乘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

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音義

稱尺證反

賊而曰

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歛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

之者切遽意音義

遽其慮反

趣駕注使疾駕音義

趣七欲反一音

七住反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歛處父孟氏叔

孫氏將兵之將疏

注解云左氏以為孟氏家臣以

懂然後得免音義

懂其斬反

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疏

解云欲言貴物微者竊之欲言賤物又在弓玉

之上故執不知問

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歲天子青

歲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

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

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

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音義璋音章琮在宗

多反本又作疏注半珪曰璋解云釋器無文云白蔽

娥髮音毛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者正以玉為

總名故也○詩云至徵召解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

時在助祭者奉此半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

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云禮珪以朝璧以聘

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者時王之禮也

千斤音義

射芳甫反又芳于反

疏

注解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

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龜青純注純緣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

也謂緣甲頤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乎著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此皆

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

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

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

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

為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音義純之

注同緣悅絹反下同頤而占反疏注千歲之龜青頤

喪亡匪反著音尸喪息浪反解云以時事知之

也○易曰至著龜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

作大字為異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

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經不言龜至微辭

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

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郊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為

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省文然則龜非珠

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

用之故注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

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

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盜是卑

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即引

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

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天子
交質諸侯當絕之者即上注云珪以朝璧以聘今珪
璧盡亡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
辭也者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
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
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
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為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

音義 嚙勅邁反
左氏作薑

得寶玉大弓

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

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實失之當坐得之

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音義

喪息浪反

疏注解

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於周之物而必
歲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
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
直云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
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
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
上文共為一事以上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直
數喪失國寶而已上文之下有注云無以合信天子
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得之
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
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寶不
月云云者即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

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
雖文承四月之下不蒙上月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

書次而去音義

卻難起略反下乃

疏

注解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

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卻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伐魯者皆自有起文即次鼎北

救邢伐楚次于
涇之屬是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賴谷之會齊侯欲執定

公故不易音義

易以疏反下同

疏

注解云下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莊盟則知平例書

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佞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書月者賴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者皆與鄉解合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音義

頰古協反左注氏作夾谷

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
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榮惑於諸侯者

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毅得意故

致也音義

榮音螢一音于瓊反處昌慮反疏注解云莊六年何注云公

不得意不致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

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得意也而致地者

正以初雖見脅終竟得意故也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

教家語及晏

子春秋文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

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注据齊嘗取魯邑疏

注解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

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

之家疏

解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

季孫齊人為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

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
小人謝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
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
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

此違之驗音義

為于偽反疏注齊侯至還之解云皆復扶又反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

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于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

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歸濟至寶同解
云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
言已絕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
我何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注
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注云其人民貢
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
當坐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魯猶合得之明其不
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入齊
已久絕于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
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
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寶同者即莊六年冬齊人來歸
衛寶是也○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夫子雖欲不受者
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于魯魯不應得頰谷
之會討殺侏儒戚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
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曾子
手劍而劫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劫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然則此亦威劫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以曾子本意行劫以求汶陽之田君子恥其所為故不書也今在頰谷之會孔子相儀正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但齊為不道樊惑魯侯而欲執之孔子誅之手足異處齊侯內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實非劫詐書而不諱不亦宜乎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音義

郕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

解云帥師圍費者左傳穀梁此費字

皆為郕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

解云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世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鞏疏

解云會于鞏者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

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

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

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

月者舉國危亦見矣音義

暨其器反佗大多反彊苦侯反惡仲烏路反強其丈反見

賢編疏注解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冬十月宗華

反

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宗向寧也云公子

池樂世心石疆從之皆是也者下十一年經文也云辰

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

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是時事不獲

已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

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

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春秋之例外大

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

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其衆出奔者於國尤危故

書月即昭二十年冬十月宗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何

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惠明當防之

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

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其欲率國人去其危

亦見矣是以不勞

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

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

者後汲汲當坐重音義

復扶反疏

注本舉至坐重解云謂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

欲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及我欲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言後汲汲者欲言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汲汲也言當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於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疏

注解云決上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音義

叔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

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殺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

畧之音義

殺音弒

疏

注解云今責日月者正以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書日月即昭三十一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具日月故解之言子未三年失衆見弒者即下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弒者失衆見弒之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何

氏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故此作注云未至三年失衆見弑也云禍端在定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音義墮許規反下同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傅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注解云即襄七年城

費是也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似於義反故以為難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
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
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
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
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
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
為重音義數所角反下同采七代反長丁丈疏解云
反說音悅厭於艷反去起呂反
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

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月之後必似違之今此傳文復言之者蓋不違有二何者案如家語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設法而用之國無奸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尸諸朝三日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此傳文言其事矣考之左氏則邑無百雉之城者亦据侯伯大都而言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皆然也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者解云即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也郕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以問至墮之解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者正以傳云家不葺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竝從

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冢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
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

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者何疏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雉之城
經典未有其事須知雉之度數

故執不知問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音義堵

古疏注八尺曰版堵者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百雉而

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

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

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疏注解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為步
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

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公侯於天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縣闕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

城有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

注解云竝謂三月之後建

之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

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音義

射食亦反又食疏注解夜反朝歌如字云在

十三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案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弑比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弑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

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

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疏

注解云春秋義圍例書時即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之文是今此書月故解之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

在外致在內不致今此在內而致故須解之云天子不親征下士者即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者是其義也若然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士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不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其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者何氏以為啓非至

德之主是以親征有扈非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為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為非禮而為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音義

瑕如字又音加二傳作垂葭

夏築蛇淵圃疏

解云成十八年秋築鹿圃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圃矣又為也彼注云刺奢

泰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

大蒐于比蒲音義

比音毗疏解云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

者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疏

注解云桓十五

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惡同不宜書歸作出以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

故言以地疏

注解云假令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

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探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

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

邑以邑中甲逐之音義

孫七曹反鄉許亮反

疏

注解云君子之探端知緒但

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疏

晉趙陽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音義

佗大河反二傳作公孫佗人牂七良反二傳作牂

注不別以歸何國者

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音義別彼疏

頓子牂解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注解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其經直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

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為下卒出音義醉李本

音同為疏注解云隱六年有注云戰例時偏戰日詐戰于偽反月不日者鄭詐之然則諸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略於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音義

堅如字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音義

洮他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音義

賑市軫反

傳石尚者何疏

解云欲言大夫單名無字欲言微者名氏俱見故執不知問

天子

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

注解云傳直云天子之士而知上士

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啞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
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
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
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
是脰者何疏解云欲言天子賜之祭肉不見魯侯助
也祭之文欲言脰非祭肉不應遠來歸之

故執不

知問 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

解云俎實也者謂以肉填實於俎上故注

云實俎肉也猶

言實俎之肉也 腥曰脰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

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

譏之音義

燔本亦作膳疏注解云正以魯無朝聘天

又作緡音煩子之處而書歸脰以譏之
則知助祭于宗廟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于
公不宿肉者義亦通於此宗伯以脰膳之禮親兄弟

之國似不通於異
姓者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義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注主書者子雖見

逐無去父之義疏

注解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

深宮閹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令其
克改寧有逐之佗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
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之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
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太子以小
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已之意太子懟而去之
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太子去父
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
甚太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
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已如此之
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

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賸出奔書氏譏之耳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

解云上年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蕭以叛至此乃

自蕭來奔矣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音義

亟去疏注解云大蒐之禮

此則書而譏亟也若緩于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

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

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

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音義

開隙音闕
下去逆反疏注解
云曲

禮下篇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
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脩朝禮者即桓六年注云諸侯
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
虞也是其義也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閒隙
之地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一刑法者謂考校其德行
齊一其刑法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
不受于廟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注云
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
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
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莊二十
三年夏公及齊侯遇於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
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

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若不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言公者不受于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

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嬖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

陰臣之象也音義

父音甫去起呂反相息亮反粥羊疏

注解云隱六年傳云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須解之云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冠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編云孔子為魯大司冠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之司冠云大者蓋以無司冠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司空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隅也若以家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冠從大司冠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世家案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冠攝行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馬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
魯侯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
淫故貶之者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
淫泆之惡既有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其晉悼公受女
樂二八而為霸者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
云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者謂皆知魯公受女樂有淫
泆之惡所以孔子去之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
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
云已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

書之即是附於媯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
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媯近害雖可書猶
不書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
義蓋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
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菴月則可三年乃
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
去一冬字
何傷之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音義

麇音兮

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

注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

敬也不舉牛死為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

火是也音義

漫亡半反猶徧也徧音遍復扶又反下同

疏注災不敬也解云言所以災其

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云不舉牛死為重云云者春秋之義志皆舉重食死竝書故解之食在死

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宗火傳云火者曰災

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

有災如大有災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

解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何氏

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然

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上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下注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

傳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

養牲不過三月疏

注解云即成十七年傳云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

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以魯郊傳卜春三正之義也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

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
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彼注云滌宮名養帝
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
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
三卜

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

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

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解注

云復轉卜夏三月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
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
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云
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
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
二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

云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彖辭云蒙亨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
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
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
其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
取象馬脩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已
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
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
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者也
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兆
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然則卦象
之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
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向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
謂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
為也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為本郊非其月雖吉
亦不得為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

云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

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

解云說在莊三十二年

鄭軒達帥師伐宋音義

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蘧條音義

蘧條具居反下直居反

疏

解云左氏作蘧掣字賈氏

無說文不備也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蘧條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者文

邾婁子來奔喪

傳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贈不言

來音義

含戶暗反疏注据會葬以禮書解云即文元

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含且贈不言來者即文五年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奔喪非

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

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

兵死壓死溺死音義

為于偽反疏注但解至施也解

天子至溺死解云正以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者春秋說文案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疏

解云穀梁作弋氏字

傳妣氏者何疏

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諡同於夫故執不知問

哀公

之母也注妣氏杞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妾子疏

注妣氏杞

女者解云正以杞女為妣姓故知之何以不稱夫人注据母以子貴疏

注解云隱元年傳文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哀未君也注未

踰年不稱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聩犯父命盜殺蔡

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疏

注解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

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四年春云齊陳乞弒其君舍者在哀六年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注昃

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音義

昃音側晡音吳

反疏

注解云日中則是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是月盈則食云云鄭注云言皆有休已無常盛是也

辛已葬定妣

傳定妣何以書葬注据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据

不稱小君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是以前不書葬今定妣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乃据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略之定妣之子終為君有即尊之漸母以子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一勢讀之乃可解

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

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竝

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

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

注解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諡今此

定如如未

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

夫人故也

案禮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

注云竝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禮也今此何氏總而引之是以直云其奠也其虞也

而已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如七月卒非其竝

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

如若其同月當定如先葬矣

冬城漆音義

漆音七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

也○臣召南

按二名有何可譏古人二名者甚多不

始於春秋時也且有二名不偏諱之法亦何難諱劉

敞曰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

孔子不偏諱况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

二名豈理也哉呂祖謙曰不曰仲孫何忌脫文無疑

也

又疏宣王之興名子為宮涅之屬。臣浩按宮涅即

幽王名各本俱作宮皇誤也今依周本紀改正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左穀經無澤字

盜竊寶玉大弓傳弓繡質疏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

不虞也。○臣召南按左傳並無此文解大弓惟昭二

十七年有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不知疏何以割裂引之

傳龜青純注世世保用之辭。○保字監本誤作寶今依

疏文改正

又注喪其寶玉○監本誤作五玉今依汲古閣本改正

又疏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臣召南按左傳祝

駝所說夏后氏之璜即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即大弓

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璋判白云云之說穀梁云

寶王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

之魯其說視公羊較是然俱不如左傳為得其實

及齊平疏皆見義矣。○推尋文義此句疑有脫誤。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傳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

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

之。○臣召南按此何休曲說也。本魯故地見奪於齊

今不用兵戈慕義來還此極美之事也。何乃云已絕

不應復得乎。何乃云定公貪而受之乎。

又疏不當坐取邑。○監本脫坐字今增。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臣召南按何氏注

前後並不援引左氏其於經文同異亦並不以二傳互証此注五字乃陸氏釋文後人誤刊以為注耳因舊本並同存說於此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劉敞曰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百雉而城注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臣召南按城之制以里

數丈尺為大小之差耳豈有缺一面而可云城者乎
何休即樂懸以例城然則大夫當判城矣疏以為孔
子設法如此皆妄說也

公會晉侯盟于黃○左穀經作齊侯

晉趙陽出奔宋○臣浩按左傳則趙陽是公叔戍之黨

經文作衛趙陽是也二傳作晉趙陽是陽為鞅之族
人矣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三月左穀經作二月公孫佗人孫字左傳作子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劉敞曰此不達於變者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
內力能專制之若蒯瞶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於
大惡矣今奉身逃竄收小惡於已也豈春秋所惡哉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攝相事政化大行
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故貶之○臣召南按何休以受女樂為去

冬之說妄矣杜預注左傳云此年無冬史闕文是也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公羊注疏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壽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彭良歲

謄錄舉人臣姚培燮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七

起哀公元年
盡十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
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戍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
今戍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

知音義

復扶又反見賢徧反

疏

注解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

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者戊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戊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皆書之戊歸不書故知自復也諸侯之禮固當死位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此處不勞見之

麕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

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音義殺所疏戒反注解

云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內之有惡而不諱者既在期外恩殺惡輕故也奔喪於去年之夏伐在今年冬故曰期外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

之取邑其惡深矣是以諱之今乃期外恩殺惡輕由是不諱故曰當與根牟有差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音義

鄆大號反徐音郭沂魚依反

注鄆沂皆

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

解云公羊

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而穀梁傳云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鄆東沂西為邑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婁子盟于句繹音義

句古侯反繹音亦

注所以再出大夫名

氏者季孫斯不與盟音義

與音預

疏

注解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若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無氏字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據彼注云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如此解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者即其義矣而穀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所得季孫斯不得田故不盟與何氏不合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戚者何疏

解云欲言其國經典未有欲言其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

衛之邑

也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

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疏

注解云公羊之

意以為戚與帝丘道途非遠但大同小異而已今言于戚者實是入于衛都是以此傳云曷為不言入于衛矣言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者即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當爾之時接菑實不入國故曰不克納未入國之辭故曰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於頓文同是其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婁納者入辭也今此上言納衛世子蒯聵下無不克納之文則是入國之辭矣而言

于戚不言于衛是以據而難之故注
者疊之曰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
父有子子不得

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姑圍戚無

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

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

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音義

為于偽反去起呂
反見賢徧反挈去

結疏注解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不謂更有經
反文可決也然則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

人今趙鞅亦是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正以納
父罪不至貶也彼傳云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

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是其譏之義矣云故明
不得也者正蒯瞶無惡文則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
云不去國見挈者云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
注云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子卻缺也今此不見挈
者不可醇無國文故也云輒出奔不書云云知輒出
奔者正以蒯瞶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禮當死位若其
出奔者皆書而責之今不書者正欲不責輒之拒父
故也云主書者與頓子同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
圍陳納頓子于頓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
還入為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
楚納之然則定十四年夏蒯瞶出奔宋之時子無去
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為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
與同罪主書者從晉納故曰與頓子同義然則蒯瞶
犯父之命其惡明矣但晉為霸主法度所在而納逆
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
云主書者從晉納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

敗績音義

栗一本作秩二傳作鐵

疏

解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

家異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

注畏楚也

解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云州來吳所滅者即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是也

蔡殺

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

者惡失親也音義

惡烏路反

疏

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解云僖七年傳文彼注云

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
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据晉趙鞅

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

解云公羊之義軌已

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先君而立軌蒯躄奪軌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解云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彼注云無君命者操兵卿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

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然則趙鞅操兵鄉國加叛文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國夏首兵不加叛文是以弟子據而問之云齊國伯討也注方伯所當夏曷為與曼姑首兵而圍戚乎

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賁之父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

輒音義

上為于偽反下為輒為衛不為同

疏

注解云注言臣也者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

臣也受命于靈公當立輒寧得違之乎故得拒蒯贖矣似若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彼注云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蒯贖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蒯贖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靈公逐蒯贖在定十四年立輒蓋在上二年將薨之時也

輒

者曷為者也蒯贖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贖而立

輒注据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贖為無道注行不中善

道音義

中丁反

靈公逐蒯贖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

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曰可

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賁命辭靈

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是父之行乎子

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賁重本尊統之義疏

注解云即莊元

年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蒯賁不為不順背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是也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

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是

王事公法也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

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
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主書者善伯討疏

注是王至高者也解云正以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

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彼注云是靈公命行乎蒯贖重本尊統之義也傳又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知宜是王法行於諸侯矣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贖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蒯贖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故冉有曰至伯討解云此論語文也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

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為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云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瞶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云主書者善伯討者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命是後

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

會吳大為主疏

注是後至相放解云即下文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

者解云在四年云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云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云黃池之會吳大為主者即下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

廟疏

注解云出禮記祭法文

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音義

復扶

又反下及注同

注据立武宮言立疏

注解云在成六年二月所以不据定元年立煬

宮者蓋從始據之或科取一文亦何傷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音義

見賢徧反

同下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

文疏

注解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

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云云之說在襄三十一年何以

不言及注据雉門及兩觀音義

觀工疏

注解云即定二年五月壬

辰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何以書注

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疏

注解云正以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

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據彼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然則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已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注災不宜

立疏

注解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音義

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

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音義

髡若昆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

威相放當誅故貶音義

惡鳥路反

疏

注解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

稱國即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

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音義

治直吏反大音秦

疏

注解云即此癸卯秦

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集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傅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任諸晉也。曷為任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氏云：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伯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感關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音義殺音

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據宋人弑。

其君處曰稱人疏

解云文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處曰之下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

者窮諸人然則師彼解爾故此弟子据而難之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

疏

解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

賤乎賤者

孰謂注据無主名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

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

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音義

近附近近疏注罪人至刑也解云

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闕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云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者卒詰為終也○不言至義同解云即襄二十九年闕弑其君下

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然則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故與刑人義同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音義

曼音蠻

疏

解云左氏作戎蠻子也

傳赤者何注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界

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

音義

界必利
反下同

疏

注則晉至名歸解云即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彼則曹伯不言名界宋人不言歸與此異故執不知問○欲言至當書解云欲言亦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非戎子之名則微者之例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

于楚何注据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宮子

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

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

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

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

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

誅之疏

解云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

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于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解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云前此楚比滅頓胡者即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云從而圍蔡者即上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云遂張中國者猶言自盛大于中國也云京

師自置者謂作天子自處置也云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者謂晉人畏其強禦之勢若京師矣云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者若言執戎曼子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云故辟其文而名之者為辟伯執歸京師之文而名戎曼子也云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執戎曼子故云使若晉非伯執也云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云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者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以昇宋人然則諸侯自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云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者言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傳云何以

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然則吳楚僭號
非一朝一夕已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
事理應不
譏故云此

城西郭音義

郭芳夫反

六月辛丑蒲社災音義

蒲社左氏作亳社

傳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

解云正以社為積土

非火燒之物而反
書災故執不知問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

國在魯竟疏

注解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

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

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為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
毫字范氏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
侯以為亡國之戒而賈氏云
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
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

揜其上而柴其下音義

揜意再反

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

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疏

解云公羊子不

受于師故言蓋也注解云即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
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禮記作
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為有國者戒者言若
不事上
當如此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

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

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

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音義

背音佩俠古洽反轂古木反乘繩證反十三年

同去起

疏

蒲社災何以書解云不直言何以書者嫌覆問柴其下何以書故復舉句而問之注

是後至驂乘解云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

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疏

注解云此蔡昭公即上盜殺蔡侯申者是隱十

一年傳云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以為無臣子也然則今此蔡侯亦弑而書其葬故知賊
已討也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
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
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
得專討士以下也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
注者衍
字矣

葬滕頃公音義

頃音
傾

五年春城比音義

比本又作芑亦作庇
同音毗左氏作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處白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傳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楚子昭卒不書閏疏

注解云即

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是也彼注云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然則相去四十二日明其不得同在一月故以閏月言之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

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音義

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

疏解云此喪謂喪服也謂為之服大功以下喪服者皆以閏數之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

數也注解云此數乃為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喪曷為以閏數**注据卒不書閏**疏**解云

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喪數畧也**注畧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

并閏數**疏**

注解云此數亦如我以數年之數也言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

殺故也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畧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十八

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音義

葭音加又音遐
左氏作邾瑕

注城者取之也

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
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音義

數所角
反曾才

能反行疏

注解云正以襄二年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
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

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取之云不言取之者魯數圍取邾
婁邑者即上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又上二年春伐邾婁取邾東田及沂西田之屬是也先
言圍者便文故也云有夷狄行者正以貪而無親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相音義

祖非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音義

君舍二傳作茶音舒

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

注解云即文十四年冬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注

問其義音義護况元反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

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

注貴自專也疏解云言人之所以愛樂乎其為君者貴慕其自專故也然則此公乃有為

而言非正道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

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

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

正者音義乘繩證反注晋世子申生是也疏注解云即僖五年春晋侯

殺其世子
中生是也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

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

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

為嗣音義

析思歷反為後于偽反
下乞為同矯居兆反

疏

注解云言與之
為斷玉之信而

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為嗣者案定十四年秋
銜世子崩贖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不書
者未命為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立實
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非夫
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僖云陽生
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為嗣
即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也者非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注期

而小祥服期者除音義

期音基下同

疏

注解云期而小祥者士虞記文言服

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臣為君斬衰三年寧得期而除乎案景公之卒在去年九月至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陽生之入實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除公之喪也若然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彼注云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而立納入皆為篡然則大國之篡例合書月齊為大國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于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何氏云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

正得述事之宜矣

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音義

難乃反疏注解云正以妻

者已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

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

注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

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是也若其齊俗則令使婦人為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即其文是矣定元年冬十月實霜殺菽彼注云菽大豆然則彼已訓解故此何氏直以豆言之若依正禮水陸食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

宴飲疏

解云桓六年傳云曷為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彼注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

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實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謂之化我也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

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注甲鎧音義

鎧苦代反

疏

解云猶言我有所作得若干甲也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

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

音義

囊乃即反又音託雷力又反

疏

注中央曰中雷解云案月令中央土云其祀中雷鄭注云

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云庾蔚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

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雷也故此傳云中雷注云中央謂室之中央也

諸大夫見之皆

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音義

色如字本又作垓居委反驚駭貌又或作

危

開之則闕然注闕出頭貌音義

闕丑鳩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

貌字林云馬出門貌丑衽反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

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

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

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音義

遂七旬反

自是往弑舍注

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弑舍故先

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

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

注解云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

生入齊乃在弑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弑也云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者正以舉重畧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何氏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然則今此陳乞弑舍所以不日者亦是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故曰與卓子同若然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然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正以卓子之弑實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云不日也案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然則陳乞弑舍之事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不日者正以文承陽生入于齊之下陽生之事既不

宜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若然業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然則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者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寧得同之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音義

瑗于春反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音義

鄆以陵反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人為重疏

解云莊十

年傳例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傳例云戰不言伐入不言圍此云入不言伐者正以此經舉伐言入亦違舉重之例是以据經以釋之傳例云者序用兵之次第輕重備言不足怪也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

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醇順他人來文疏

注解云若其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

諱獲諸侯也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諸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

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莒而經言來，故如此。解云：醇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醇順他人來文也。

邾

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音義。

隗五罪反

疏

注解

云即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

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獲

也。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

注解云：即僖十五年冬，晉

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

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

例音義

惡烏路反，復扶又反。

疏

注解云：擅獲諸侯乃為大惡，是諱之不言其獲，既不言獲，故

云言其名以起其見獲也所以能起之者諸侯之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而生見獲書其名起其絕也案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鄆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隱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須解之言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即上六年城葭之下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復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即僖六年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之屬是至於入他國例不書致者正以既能入國得意可知似若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之下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疏

注解云即僖二十六

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

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滅也曷為

不言其滅注据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

之疏

注解云諱不得書其滅故書其名所以起其滅矣所以能起之者正以失地之君例合書名即

桓七年殺伯綏鄧吾離之下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是今曹伯陽亦書其名故可起其滅

何諱

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不諱音義燬況疏注

委反

云即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

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

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注解

云既

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不日故曰深諱也云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云云之說在定

年四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

去疏

注解云正以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云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然則鄙者邊垂

之名今不言鄙直言伐我故得起其圍魯矣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

差輕也

夏齊人取謹及憚音義

憚昌善反一音昌然反字林作憚左氏作闡

疏

解云左氏

毅梁作謹闡字

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注

据上無戰伐之文疏

解云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之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

以書注云据曹取之不書然則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亦据曹取濟西田不書但從彼省交是
以不復注解注解云謂此上經無魯與齊戰伐之文計無所謝無事而賂故難之
為以邾婁

子益來也音義

偽為于反

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

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

解云正為七年以邾婁子益來是以賂齊

二邑也注邾婁齊與國解云正以魯獲邾婁之君而賂二邑若非祿之與國理不應賂云云之說備于宣

元年疏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

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音義

復扶反疏注

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桓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以嫌其無罪也經既書歸作無罪之文則嫌魯人解釋邾婁子其罪合除是以

書見故復名之見其不善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
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云故
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
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音義

過古
禾反

齊人歸讎及俾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
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

田同文音義

喪息
浪反

疏

注解云言所喪之邑不求自得者
正以言歸也何者歸者自與之故

也若求乃得之者當言取即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成二年秋取汶陽之田之屬是也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齊來者謂若此邑元不入齊但以此來欲叛于魯齊人取而歸之然言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即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云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然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今此使若不從齊來是以謂之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者正以謹俾實絕于我故也濟西田未絕齊人不當坐取邑謹俾實絕齊人當坐取邑明矣然則我與不即是不同而言同文者正謂皆不言來以為同文何妨言我與不仍為異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音義

雍於用反

傳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

注解云即莊十一年秋荆敗蔡師

于華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

之主中國也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

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

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畧之爾音義

易以豉反下同阱才性反為征于偽

反

疏

注解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

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師師取宋師于岳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云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然則兵之設

也為欲征不義豈欲苟勝而為詐故知春秋疾而畧
之皆不書月矣何者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
所以然者正疾其行詐畧之故也今此二經乃設
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深畧之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

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疏注解云正以上六年夏

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則知來奔魯者例合書時
今此書月故如此解文十二年春正月成伯來奔注云
齊國夏高張來奔襄二

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者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所以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奔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出奔例時也然則上已有注故至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音義

伯寅二傳作伯夷同音以尼反

注卒葬畧者與杞伯益

姑同疏

注解云正以所見之世詳錄小國卒日葬月是其常文即上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

二月葬滕昭公是也今乃卒月葬時故解之言與杞伯益姑同者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云不日

者行微弱故畧之上城杞已賤復卒畧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

終畧責之見其義然則今此畧之者亦為內行小失故曰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

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

注解云正以僖十八年夏狄救齊冬邢人

狄人伐衛注云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云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云言子起憂中國然則夷狄之人能憂中國者皆進之今此稱國不進者正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知陳是吳之與國者正以吳人救之故也必知欲以備中國者非直見其不進亦以陳於諸夏之時乃是吳之屬故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七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七考證

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許男者戍也○
杜預左傳注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臣召南按何休謂許自復不如杜說為長

音義復扶又反云云○此卷監本全脫音義今依陸
氏釋文增補共增四十四條

又疏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監本脫
以許二字今增

取潞東田及沂西田疏左氏以潞東沂西為邑名○臣
浩按左傳但云賂以潞沂之田而受盟不云邑名也
即杜注亦不云二邑名不知疏何所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賸于戚傳曷為不言入于衛
○劉敞曰何休謂據納于邾婁非也彼以勿克納故
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言納于
衛亦其理自然耳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

曰可○臣召南按此義即雋不疑所謂蒯賸違命出
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也此說最傷名教先儒
范甯已斥其妄矣

傳是上之行乎下也注夫子不為也○臣浩按論語冉
有章即此經之定案何休知引其文而復為公羊附
會不可解也

蒲社災傳亡國之社也疏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
○臣浩按公羊之說與二傳不同者緣毫薄古字相

通轉毫為薄又訛薄為蒲因為之立說耳

齊陳乞弑其君舍傳為諛也○劉敞曰此傳言為諛非也如其說陽生與商人相似所以諛之雖殊其為諛則同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別反更大謬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偽也

傳景公謂陳乞曰疏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推尋文義當作然則此乃有為而言刊本誤衍一公字

傳請以示焉疏庾蔚云○各本俱誤作庾蔚曰今依月
令注改正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內辭
也若使他人然注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
者○臣召南按傳與注皆曲說也在外曰以歸在內
曰以來既書以邾婁子益來矣尚可云若他人入之
以來乎於八月己酉不重書公者蒙上文秋公伐邾
婁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諱同姓之滅也○臣召南按此役實是滅曹左傳史記可證然經祇書入理不可解若如公羊說以為內諱亦恐不然蘇轍曰曹伯陽好田弋說公孫彊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人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此說得之

又疏即桓七年穀伯綏鄧吾離之下○推尋文義鄧字下當有侯字各本俱脫耳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傳詐之也○陸淳曰凡悉
俘之曰取其師呂祖謙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
戴鄭人伐取之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
之取之易也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七考證